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日暮

NIGHTFALL

冉隆森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美)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ROBERT SILVERBERG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姚海军 主编

N 日 暮 NIGHTFALL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美)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茅盾文学奖得主)

蓝仁哲 (著名翻译家, 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 (著名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 (著名翻译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暮 / (美) 阿西莫夫 西尔弗伯格 著; 冉隆森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5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222-5

I. 日… II. ①阿…②冉…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3214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日 暮

著 者 (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
(美)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译 者 冉隆森

责任编辑 刘阳青 姚海军

封面设计 李益炯

版面设计 李益炯

插 图 何 懿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60 千 插页 4

印 刷 成都报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3 年 5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ISBN 7-5364-5222-5/I·3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 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电 话: 86671039 86672823

邮政编码/610012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为一种出版资源，至少已经开始引起了业界的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一种以武断与无知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像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像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而新时期文学开始的二十多年来，文学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就是：在与我们整个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像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新书叫《果壳中的宇宙》，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



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作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的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像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却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因为此，我在前面袭用了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样子了。特别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种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

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的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丛书中中文版写序，却谈的是中国文学中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甚至丛书的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以资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像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有大量的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日暮》的诞生与成长

姚海军

《日暮》诞生的本身就是一段佳话。

1941年3月17日，艾萨克·阿西莫夫走进了大名鼎鼎的坎贝尔的办公室。

那时候，艾萨克·阿西莫夫还不是享誉世界的科幻大师，尽管他已发表三十多个短篇，并被坎贝尔视为自己麾下最有前途的科幻作家，但他的小说卖得仍然不够好；而坎贝尔的《惊人科幻小说》杂志正如日中天，麾下聚集了一大群像范·沃格特、德·坎普、德尔·雷伊那样才气过人的明星作家。

坎贝尔将爱默生早期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读给阿西莫夫听：

“如果星星在一千年中只在一个晚上出现，那人们将会怎样相信、崇拜和长久地记住天堂啊！”

然后，发问道：“你认为会怎样呢？”

阿西莫夫一脸茫然，猜不透坎贝尔的用意。于是坎贝尔点破了话题，他说：“我认为，爱默生错了。如果一千年中人们只在一个晚上看到星星，那他们非疯了不可。”接着，他请阿西莫夫以此为基础写一个短篇；名字他都起好了，就叫《日暮》（Nightfall）。

22天之后，阿西莫夫如期交稿。

又过了15天，阿西莫夫收到了《惊奇故事》寄给他的支票。

阿西莫夫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张150美元的支票。按当时每字1美分的稿酬标准计算，12,000字的《日暮》只值120美元。诚实的阿西莫夫马上打电话给坎贝尔，向他说明这一情况。这个电话使阿西莫夫和坎贝尔两个人都得到了快乐。一方面阿西莫夫高兴地得知，并不是坎贝尔算错了账，而是他对这篇小说非常满意，特别按每字1.25美分的高标准向阿西莫夫支付的稿费；另一方面，坎贝尔在此之前听到的大都是对稿酬低的抱怨，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作者跟他说稿费给多了。

坎贝尔用行动再次证明了他对科幻方面的正确判断力，他为《日暮》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价。这篇小说大获成功，半个多世纪之后，它仍然是短篇科幻小说中最受推崇的杰作。

同为科幻作家的阿历克谢·潘欣认为：坎贝尔看准了阿西莫夫，早就拟订好了要让阿西莫夫来写《日暮》；而阿西莫夫则认为：他获得这一机会纯属偶然。如果那天是德尔·雷伊，或者是范·沃格特去拜访，最终写这篇小说的人就不可能是他。

但不管怎样，阿西莫夫承认，那天他交了好运。《日暮》扩大了坎贝尔麾下明星作家的阵容，改变了阿西莫夫的地位，使他从此跻身于一流科幻作家的行列，并很快超过其他人，成为当时科幻文坛最耀眼的明星。阿西莫夫晚年仍清楚地记得《日暮》给他带来的变化。在他的一本自传中略带调侃地记叙道：“从

此，我再也不用为自己小说的销路担心了，只要我写，就有人要。”

《日暮》如此成功，但它却被排除在阿西莫夫自己最喜爱的五篇小说之外，其中缘由跟坎贝尔密切相关。其一，虽然阿西莫夫对坎贝尔充满感激，却不满他擅自在结尾增加了一段诗意的文字。尤其让阿西莫夫十分恼火的是，这段文字明显不是阿西莫夫的风格，而许多评论家却以此为据，称阿西莫夫可以写出抒情化的东西（对一个作家来讲，这种伤害可不小）；其二，人们在谈论这篇小说时，经常过分强调坎贝尔的贡献，阿西莫夫对此同样十分反感。他始终认为，被要求就某一主题写篇故事是一回事，回家后面对白纸，打出题目，付诸文字则是另一回事。

阿西莫夫对《日暮》的感情是复杂的，但尽管如此，当47年后（1988年）朋友提议他找人将这篇小说扩充成长篇时，他仍然表现出对这篇小说亲生孩子般的关切。他害怕别人糟蹋了这个故事，即便得知是罗伯特·西尔弗伯格接下这项工作后，仍然有些担忧，委婉地保留了最终删改权。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与阿西莫夫一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幻作家，学识广博，创作速度惊人，多次获得科幻大奖。更主要的，他十分喜爱《日暮》。很快，他便完成了扩展工作。

事实证明，阿西莫夫的担忧是多余的。当西尔弗伯格将稿子交给阿西莫夫审定时，阿西莫夫十分满意。不久，长篇《日暮》便出版了。

长篇版《日暮》（1990年）异常完整地保留了短篇原作的框架。故事仍然发生在那颗拥有六颗太阳、名为卡尔盖什的行星上。那里的人们不知黑暗为何物，因为每隔2049年，他们才会迎来一次黑夜，见到亿万星辰的真颜。西尔弗伯格将小说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科学家发现导致黑夜的日食的过程；第二部分

讲述黑夜降临，以及由此引发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第三部分则描写了黑夜过后，世界的疯狂与混乱。

很明显，西尔弗伯格对阿西莫夫的原始创意的处理是审慎的；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的关注点与阿西莫夫不尽相同。虽然阿西莫夫在《日暮》的原始短篇中也写到了愚昧力量对科学的进攻，但他的重点显然是向读者展示一个千年一见、撼人心神的经典科幻场景；而西尔弗伯格所感兴趣的却是宗教与科学的对抗。在他的笔下，夜幕降临、群星呈现都成了这出对抗戏的背景。

从西尔弗伯格的创作意图来说，《日暮》是成功的。这场科学与宗教的对抗被他描写得尖锐激烈、触目惊心。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掌握真理的科学家没有力量战胜愚昧；而宗教势力却利用大众对黑暗的恐惧心理掌控了世界，使文明倒退回黑暗世纪。这个结局让人压抑，作者正是以这种极端的后果，对现实作出警示，提醒人们：科学只有普及开去，才会形成力量，世界才有理智可言。

而从比较的角度讲，长篇版的《日暮》失去了阿西莫夫原始短篇的紧凑与简洁，变得有些松散。特别是西尔弗伯格试图给人留下一丝希望的结尾，更被评论界看成是对阿西莫夫原作的破坏。

尽管有这些批评的声音，长篇版《日暮》总体上看仍然是成功的。这本书首版就印了10万册。像阿西莫夫和西尔弗伯格的很多书一样，十多年来你随时都可以买到它的英文版。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部小说的价值。



第一部 暮色降临

1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下午。金色而巨大的太阳奥纳斯高高地挂在西边天空，而红色的小多维姆正从地平线下快速地升起来。朝相反的方向看去，又有耀眼发白的特雷和帕特鲁与东方淡紫色的天空交相辉映。卡尔盖什大陆最北端起伏不平的草原被奇异的亮光所笼罩。乔勒市精神病院院长凯拉里坦99办公室四壁的玻璃窗宽大而明亮，能把整个壮丽的景色尽收眼底。

萨罗大学的谢林501，在凯拉里坦的紧急请求下，几个小时前刚来到乔勒。他弄不清自己此刻情绪为什么那么低落。谢林本来是个快活的人，平时看到四个太阳，奔放的情绪会更加振奋。但是今天，尽管竭力地掩盖自己的情绪，不知怎的还是忧心忡忡。他毕竟是这里请来的精神病专家。

“您愿意先与几位受害者交谈呢，还是先亲自感受一下这一神秘隧道，谢林博士？”凯拉里坦问道。院长凯拉里坦个子矮小，骨瘦如柴，凹胸弓背。谢林则相反，红红的脸膛，生来就对体重比他轻一半的任何成年人怀有戒心。也许是凯拉里坦的瘦相让他打不起精神来，谢林思忖道。凯拉里坦活脱脱像一副能行走的骨架。

谢林强装着发出一声笑声，但又不希望声音太大。

“也许我应该先与几位受害者交谈，”他答道，“这样兴许能有较充分的心理准备去应付在隧道里出现的恐怖状况。”

凯拉里坦珠子般圆溜溜的黑眼里闪现出不愉快的表情。正在这一节骨眼上，为乔勒百年博览会服务，很善言辞的律师丘贝洛54却抢先开了口：“哎，什么恐怖不恐怖呀，谢林博士，那只是

小事一桩，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况且，所谓恐怖，也仅仅是报纸上的描述。把病人叫做‘受害者’，实在是有些言过其实。”

“‘受害者’这个词是凯拉里坦医生使用的。”谢林说话的语气有些执拗。

“我觉得凯拉里坦医生使用这个词的用意是极其普通的，对它的任何假定都难以接受。”

谢林看了律师一眼，眼神里夹杂着厌恶和职业性的冷漠，说道：“我听说有几个人在穿越神秘隧道时死亡。这难道不是吗？”

“在隧道中的确有人死亡，但并不能说明这些人的死亡与穿越隧道有直接关系，博士先生。”

“我看得出你们不愿意那么认为，律师先生。”谢林直截了当地说道。

丘贝洛愤怒的眼光投向了医院院长。“凯拉里坦医生，如果调查以这种方式进行，我要立即提出抗议。你请来的谢林博士分明是位无私的专家，哪像是位诉讼案的证人！”

谢林哧哧地笑了起来。“我是在表明我对律师的一般看法，律师先生，对神秘隧道里有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未发表任何意见。”

“凯拉里坦医生！”丘贝洛脸涨得通红，又一次提出了抗议。

“先生们，请别再争论了。”凯拉里坦请求道，他的眼睛在丘贝洛和谢林之间来回地移动，“我们不应彼此为敌，对吗？依我看，我们调查的目的是一致的。也就是找到神秘隧道里所发生的事故真相，从而避免——嗯——类似的不幸事件再度发生。”

“我赞同这一说法。”谢林和蔼地说道。对律师一味进行伤害纯属浪费时间，况且，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向丘贝洛友好地笑了笑。“其实，我对追究责任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寻找方法阻止事态的发展，减轻那些责任人的责任。



凯拉里坦大夫，现在就让我去看望你的某个病人吧。看完后吃午饭，同时还可以对了解的情况进行讨论，午饭后也许还可以看望一两个病人。”

“午饭？”凯拉里坦含糊其辞地说道，好像对这一概念很生疏。

“是的，大夫，午饭，中午吃的饭。我有吃午饭的习惯。午饭迟点没关系，我得先看望一个病人。”

凯拉里坦点了点头，对律师说道：“我想，先从哈里姆开始吧。他今天的状态不错，完全能够接受陌生人的询问。”

“可否从吉斯廷 190 开始？”丘贝洛问道。

“从她开始也是可以的，但是，她的身体状况没有哈里姆那么好。就让他从哈里姆那里了解些基本情况，然后再与吉斯廷——或者——奇姆米利特交谈吧。也就是午饭以后。”

“谢谢。”谢林说道。

凯拉里坦用手指了指他办公室后的玻璃走廊，从那里可以直通医院。走廊很狭窄，360 度，从任何一个角度朝外看，都能看到天空和环绕乔勒城的灰绿色小山。四个太阳的光线从四周射进了走廊。

在走廊上，院长停留了一会。他看了看右边，然后又看了看左边，把整个景色尽收在脑海里。这位瘦削的小个子男人，在来自奥纳斯的温暖阳光和来自多维姆、帕特鲁和特雷的密集强光的照射下，突然变得年轻充满了活力。

“先生们，瞧，多么美丽壮观的景色啊！”凯拉里坦大声地说道，像是出自一个似乎既压抑又自我克制的人之口，其奔放的程度着实让谢林大吃了一惊。“能同时见到四个太阳是何等的荣幸啊！光线照在我的脸上是何等的舒服啊！呵，我真不知道，要是没有这些美好的太阳，我们该怎么活啊？”

“说得极是。”谢林说道。

其实，谢林的心情也好多了。

2

在世界的另一半，谢林 501 在萨罗大学的另一个同事也在观看天空。但她所感到的只有恐惧。

此人就是考古系的西弗娜 89。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她一直在遥远的萨吉坎半岛上的贝克里莫特考古现场从事文物发掘工作。现在，她满怀恐惧，木然地站在发掘现场，无助地目睹一场巨大的灾难向她袭来。

天空被不祥所笼罩。在世界的这一隅，此时此刻，只有塔诺和西撒发出的寒冷刺目的光亮。这光使她讨厌和压抑。在这片仅存两个太阳的幽暗天空上，投下了数不清的深浅不一的阴影，让人觉得灾难就要降临。多维姆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来——几乎还看不见——刚从远处的霍肯山上露了个头，不过，这个小红太阳的微光怎么也有人高兴不起来。

西弗娜知道奥纳斯那金色而暖人的光芒很快会从东方喷撒下来，使万物复苏。可她害怕什么呢？她所害怕的要比天空中暂时没有太阳要严重得多。

一场致命的沙尘暴正向贝克里莫特袭来。要不了多少时间，将席卷整个考古现场，后果不堪设想。帐篷将被摧毁；浅盘中精心分类的文物将被吹翻，撒落满地；像机、绘图仪、那些花费了很大精力绘制的地层构造图——长时间努力所获得的一切的一切，都会毁于一旦。

更糟的是，所有的人都会死亡。贝克里莫特古遗址——人类文明的摇篮，卡尔盖什这一古老而闻名的城市——也将处于危难



之中。

西弗娜在附近草原的沉积土中挖的探索性发掘沟，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迎面吹来的狂风，如果强劲有力，将会卷起更多尘土，狠狠地打在贝克里莫特脆弱的遗址上——毁坏、掩埋整个基础，甚至将表层吹剥离，撒落于干燥的草原。

贝克里莫特是座历史宝库，它属于全世界。虽说西弗娜的发掘工作属有意破坏，但毕竟破坏的程度是有限的。任何考古工作都有可能造成破坏：这是这一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要让整个草原变成沙漠，然后长时间遭受沙暴的侵袭——

不，够了！如果贝克里莫特由于她的所作所为而被沙暴破坏，她将落个千古罪人的骂名。

也许正如迷信人士所说，这一地区有逃不脱的灾难。西弗娜89从不允许自己这样胡思乱想。然而，这次有望成为她事业顶峰的发掘，从一开始就令她伤透了脑筋，现在又威胁着要毁掉她的职业生涯——如果她的生命未被沙暴结束。

她的一个助手，艾利斯18，朝她跑了过来。艾利斯瘦小的身材，站在运动员般高大身材的西弗娜旁边，显得格外矮小。

“我们已将能够固定的东西全都固定了！”他大声地说道，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现在一切都得听上帝安排了。”

西弗娜阴沉着脸说道：“上帝？哪来的上帝？你看见这里有上帝吗？艾利斯？”

“我只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忘掉它吧。”

监工苏维克443从另一边也向她跑了过来，他瞪着大眼，神情恐怖。“夫人，”他说道，“夫人，我们往哪里藏？没有地方可藏呵！”

“苏维克，我不是给你讲过吗，要你们到崖下去。”

“我们会被掩埋的！我们会被闷死的！”

“别担心，悬崖会保护你们。”西弗娜言不由衷地说道，“快去吧，把所有的人都叫到那里去！”

“那你呢，夫人？你为什么不去？”

她突然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怎么会想到我私下有更为安全的藏身之地呢？

“我也去那儿，苏维克，快去吧！别烦我！”

西弗娜发现，路对面有六个面的砖房——被早期探险者们称为太阳神圣殿的附近，出现了巴利克 338 矮胖的身影。他站在那儿，面对塔诺和西撒射过来的冷光，用手遮掩着眯缝的眼睛，仰视北方。从那里，这场沙暴正席卷而来。巴利克的脸上显出了极为痛苦的表情。

巴利克是地层学家，是他们的指导。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这次远征的气象专家。他的部分工作是记录气象资料，预测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在萨吉坎半岛的气象记录中，异常气候并不多见。通常情况是：整个地区一片干旱，其干旱的程度让人难以想像。可测量的降雨，每隔十年或二十年才会遇上一次。气流的变化是惟一曾经出现过的异常气候。空气的流动产生气旋，然后产生沙暴。即使如此，这样的气候在一个世纪里也出现不了几次。

巴利克沮丧的表情，是表明他未能成功地预测沙暴而负疚呢，还是预测出了这次即将降临的灾难的严重程度而恐慌？

西弗娜自忖道，如果多有点时间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作些准备，情况也许会大不一样。此时她方醒悟，应该对种种先兆有所发现，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这些先兆——突如其来的暴热，陡然上升的气温，大大超出了萨吉坎半岛的正常温度；和煦的北风悄然停止，突然刮起了异常潮湿的南风；平时像幽灵